

第三章 雙管口笛代表性藝人生命史

一、許昆仲（pairhang家名Pavavalung）生命史

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村

家世背景

我們家的家名是Pavavalung，我的父親是vauki媽媽叫做kemniung，我們兄弟姊妹共有七人，我是老大。父親也是老大，他們有很多兄弟姊妹，有三個男孩，父親的第二個弟弟後來遷移至青山村（tsavak），爸爸則是留在大社。我們兄弟姊妹有三男四女。我則是長子，所以也就是我留在家裡、守在家裡，爸爸的房子就是由我來守住（zeman）。

我和太太結婚後又生了三個男孩。我們家都是三個男孩子。父親有三個兄弟，我有三個兄弟，我的孩子們也是三個兄弟。kuliu最大，再來是gitan，第三個男孩是legeai，他們就是我的三個男孩子，然後就只有uai一個女孩。

母親的家名是Tarialan，名字是kemniung，她也是大社村人。母親的兄弟姊妹，有二個男的，三個女的。連男孩子一起算的話母親是排行老四，但是若只算女孩，母親是第二個。這就是我的母親的家庭。而我的太太，他們家有五個姊妹，沒有男孩。本來有一個男的兄弟，但是去世了，太太是排行老二，太太的家名是Rupunayan。

貴族的榮耀（ligu）、平民的榮耀都不一樣，而我們Pavavalung家是平民，但是我們祖輩（vuvu）是專門打鐵（malang）的，就是專門做刀、做槍的人，他們很會做這些事，所以很受到大家的尊敬（namapaqalai）。以前祖輩們為人製刀、做槍，對方有些人會殺豬、做年糕，甚至會給財產、糧食之類的作報酬。因為過去的打鐵匠很少，這就是我的祖輩（vuvu）們的榮耀。以前的人都會來要求我的祖父製作刀子（vuka）或其他的用具，來到家裡的人絡繹不絕

(nazemazantanuiten)，這是祖父的榮耀。父親也是同樣的情形。父親的道具就放在家裡，使用者雖一直在更替，但是工具一直都在。譬如說我去世的話，我使用的工具就變成兒子kuliu來承繼(sevalid)，我們家的人會製作木質的樑柱(sirangan)、橫樑(sasuayan)，非常會雕刻，這就是我們家的榮耀，真的是我們家的專門技藝，而且從以前就是如此。這樣的遺傳(血液tamuq)從沒有間斷，而長子kuliu也得到了(marap)這樣的技藝，他完全就是接續了我們家族的遺傳技藝。從我的曾祖父(madaman)、祖父(pairhang)、我的父親(vaiki)、我(pairhang)、撒古流(kuliu)，到現在是五代了。我們都是Pavavalung家的老大，家中都是老大比較會做，因為我們所使用的道具都留在家裡，老大以下的是不會帶走的，譬如說撒古流(kuliu)這個老大留在家裡，由他來承繼家裡的道具，二兒子伊誕就不會將之帶走。

因為過去我們沒有文字，所以我們的話(kai)都是父親的父親用說的方式傳續下來的。據父親過去曾對我說的話(kai)，若以前的人很會做木雕、石雕、打鐵之類的，而他們的孩子或孫子都在四周觀看，他們就會了。過去也沒有學校，小孩子一直看著親人做該技藝，他慢慢地也就學會了。也因為的確有這樣的遺傳(血液tamuq)，腦子也很會思考、研究，他看別人的作法，將來他自己便可以學得起來。像以前的人，沒有人去學校學過這項技藝，但是他們都是很會做房子的架基、橫樑及木柱。會的人就會做，不會的人就是不會。不會這項技藝的人即使叫他做小刀他也不會，會這個技藝的人，便能輕易地做好，而我的兒孫們便是這樣子，很會做這樣的技藝。我們大社村裡也有人會到河裡找石頭、撿石頭，但是他們不會雕刻。但是真正會雕刻的人，他知道怎麼樣的石頭才是好的。所謂的好石頭是指雕刻師可以看出石頭何處會自然龜裂，又會裂成幾片；而不懂的人可能把會四分五裂的石頭帶回家。

曾祖父madaman開始，Pavavalung家就是會雕刻又會做刀子。以前人們到田裡找木材，譬如做樑木、橫樑的高大木材(大約20—30呎)，儘管所有的人都帶著斧頭、帶著工具，但若沒有那一位會修飾、雕刻木材的技師在場(鑑定木材的好壞)，他們絕對會放下木頭就回家了，甚至就不去山上找木材了。必須要有雕刻技師在，他們才會將木材帶回。

像Pavavalung家這樣擁有技藝的人，可以叫做itanulima吧！就是「很多手」的意思。像很會說故事的人我們就稱做rukaiyan。而像我們這樣什麼都會做的就叫做itanulima（巧手的人）。譬如我們家若有很多財產、很多傳統的物品、可能人家就會說：「也難怪他們家有那麼多財產，因為他們家是itanulima。否則他們就不會有那麼多琉璃珠、陶壺、刀子」。可是有很多糧食、小米、農作物者就不叫做itanulima，應該是說rukisamula（很努力很認真的人）。可是很多刀、陶壺、頸鍊、長鍊、很多傳統衣物，也就是什麼都有，不缺任何東西者，人家就會說：「像他們這樣itanulima的人，怎麼會沒有這些東西呢？」我們原住民將琉璃珠、陶壺之類的東西稱做財產（sauzaian），而小米之類的我們做稱做糧食（rami），在農田裡的農作物則稱做kikavetsengel。（兒子撒古流補充：很會講神話、傳說的人叫做rutjautsikel，亦即不是用手去做而是用嘴巴去說的就叫做rutjautsikel。部落裡就是有這兩種人，善說的和善做的。這兩個身份在部落裡的地位雖是平民，但身價是很高的，像貴族會就會用高價來聘請他們雕刻。這根南部排灣族是有一點差異的。南部排灣族好像是貴族家族才有雕刻。在我小時候的印象，村裡好像有三家打鐵的，我們家是其中之一，但是打鐵之餘還做其他事像雕刻的就只有我們這一家。）

命名

我的名字是pairhang，是從我父親這邊來的，而我的名字也就是父親的父親的名字啊！我母親這一方並沒有為我再取一個名字。pairhang這個名字我並不知道除了我祖父之外，更早的人有沒有使用過這個名字，但是現在部落裡使用的人倒是蠻多的。目前使用這個名字的也都是從我們家分出去的親戚所取的名字。

以前的人在命名上大部份是這樣的：譬如一個打獵常獵到熊（tsumai）的人生了一個孩子，他便給孩子取名叫做tsumai。很會獵取鹿的人，孩子可能就取名叫做purakas，因為鹿都長有很多角（purakas），所以把孩子叫做purakas。也就是說一個人他擅長何種技能，他便會以該項技能作為孩子的命名。雖然我的父親沒有對我說過pairhang這個名字的由來，但是我想很可能是因為我的vuvu們認為我的祖父看起來很聰明（tsauwan），他的聰明可能像平地人一樣啊，所以便

將他取名為pairhang。因為我們家的聰明才智（tsaquwan）就好像平地人（pairhang）一樣，這是不容質疑的（ini ka sika rumale）。譬如一個女孩子長得很漂亮，她的父母親可能就會為她取名叫做livan（和竹子有關）。

我們原住民（katsalisian）並不是沒有規則地取名。我們不能以別家已使用並且是該家人所擅長的特殊名詞或詞彙來命名，否則他們會來和我們吵架！譬如說妳生了一個孩子，妳覺得（pu）rakas這個名字不錯，而為孩子取了這個名字，但是你並沒有抓過此獵物，人家可是會敲妳頭的。人家會說：「你怎麼可以隨便取名字呢？你的獵物（rakas）在那裡啊？難道不會不好意思嗎？」

我的長子kuliu（撒古流）的名字是來自我母親的父親，他也叫做sakuliu。用sakuliu這個名字的人是一個很能幹的人（ngarungaru），他常獵取山豬，是一個打獵英雄。如果一群人一起去打獵，sakuliu這個人一定是第一位獵到山豬的人。我的祖父（母之父）非常能幹（ngarungaru），大社村的人都知道他，說起他都會覺得不好意思（masiak），特別是提起打獵之事，他們都會不好意思。他們說如果sakuliu出去打獵，一定都是他獵到東西。像他這樣能幹的人，叫做ngarungaru，不是pupitsul，pupitsul是說很有力量、氣力，是指可以扛小米、扛很多東西的人。我們排灣族Raval系統這裡所謂的ngarungaru是指一位即使面對敵人、山豬也不害怕的人。（兒子撒古流補充：力量方面叫做pupitsul，智慧方面叫做matsaqu或puquru，而智勇雙全則叫做ngaru-ngaru。我的名字sakulu我將它翻譯成首當其衝者。我聽我母親說我名字的由來是這樣子的：以前我母親生了兩個小孩都死了，所以生我的時候，看我那麼瘦弱，面臨死亡邊緣，後來他們就從祖先這邊來尋找有沒有比較勇敢的祖先，也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祖先，可以用他的靈魂....，好讓惡靈不要再傷害到這樣啊！希望能夠強過惡靈的能力啊！他們就挑祖先的名字，好像只有sakuliu這個名字是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後來他們就用了這個名字，這是我祖母跟我講的。）

我們生的第一個孩子sakuliu這個名字是用我家這邊的名字，第二個孩子gitan則是太太家的名字，我們也會不好意思不給太太家的名字，也算是一種對她們家的尊重，我們原住民有這樣的習俗（kakutan）。（妻子補充：我們生孩子時，第一個孩子總是取父方那邊的名字，就像sakuliv的名字是從先生pairhang

他的祖輩（母之父）那邊來的名字，我們嫁過來的女孩子不會爭取先用自己家的名字，我們女孩子這邊的名字是後來的孩子才可以用來取名的，這樣應該說是對先生家的尊重。我們排灣族raval系統在命名上是很重視的。）

其他地方的說法是說第一個看見太陽的孩子為家的接續人，但是在我們大社這裡不管生了多少的女孩，只有男孩子才可以留在家裡，承繼家族。為什麼會這樣？難道我們不疼愛先出生的女孩嗎？如果說一個女孩子她是老大，我們讓她留在家裡，她結婚的時候男孩子會婚入家裡，這樣的話有時候男孩子就會成為老大，並改變了女孩子家原來的家族。因為女孩子通常都比較不會跟人家爭取，比較不會處理各式各樣的狀況，像爭取自己的田地、爭取一些該爭取的權力，婚入的男孩子就很可能會改變家裡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們raval比較不喜歡女孩子留在家裡承繼家屋。如果現在反過來，我太太是老大，而我是婚入她家的，但是因為她比較不會應付各種狀況，所以可能我就會開始改變這個家，到後來這個家可能就不再是Pavavalung家了，因為我是男孩子。即使第一個孩子是女的，我們為孩子命名仍舊是要取爸爸這一方的名字。但是如果男的婚入女家，可能我就會一直改變成屬於自己家的名字，這樣到最後這一家就不是Pavavalung家了。排灣族raval系統這裡也有婚入女家的男子，那是因為該家都沒有生男孩，才會找一個男子婚入自己的家。（兒子sakuliu補充：所以原則上是老大的名字一定是用爸爸這邊的名字，老二是媽媽這邊。長子以後孩子的命名父母雙方會討論，譬如說雙方的某一個祖先的名字將要失傳了那可能就會用該名字，這時也就不會在意是用母親這方或者是用父親這方的名字了。還有一種例子，就是要看做爸爸或做媽媽的人的表現。如果實在是很有才能，是部落公認很有表現的人，那就給他取一個特別的名字，老人家不會有意見。男生入贅的情形也難避免，而家族的名字也有可能外流。如果外流到第二代、第三代，如果這個名字不是特別重要的，旁系的會把它放棄掉，因為當家的人會繼續使用。）

Pavavalung家與頭目的關係

我們大社村真正的頭目（mazazangilan）是Matjararap家，而不是Tarimarau家，也不是Tjumararats家，而是Matjararap家。（兒子撒古流補充：Matjararap

家就是在創世時代，當tjakivalid家撿到陶壺後，就請村落的Matjararap家去餵養從陶壺出來的小孩，也就是那個開天闢地的頭目的小孩。Matjararap就是榕樹的意思，這家就是我們的直屬頭目，而媽媽這邊的關係頭目是Tarimarau。

我們大社的平民不是只屬於一家頭目，他們各分屬於不同的人家。像我的母親是從Vavaliu（或者Mavaliu）家出來的，父親是從Vikian家來的，他們兩家都是被社眾所尊敬、被舉起（aruaruin）的家族。

我父親的父親之源頭Vikian家是從tuvung（青山村）來的。Vikian這個家族就是當時撿到陶壺那一家（Tjakivalid）的弟弟所屬的家。山上的老人家說是我的祖先Vikian家發現陶壺的，因為他是弟弟，所以沒有把陶壺抱回家。但是千年之後，還是讓他的子孫們在這方面有這個才能，像我的兒子sakuliu便研發出製作陶壺的技術。老人家也有這樣的說法。Pavavalung家是從Vikian家分出建立的新家，但是我不知道我們分出來之後到現在是第幾代。

成長經歷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剛才提過我們有七個兄弟姊妹，我是長子。那時我們還是必須要到山上工作，小時候我就開始幫助父母親上山工作。那時我的兄弟姊妹們都還很小，我揹著比我小的弟妹，還扛著採收的地瓜、木材等。到了稍長時，因為我從小就習慣做事，只要稍有一點光亮照進窗戶，我早已起床準備到田裡去了，幾乎都在山上煮飯而不在家裡煮，這就是我從小的生活。也因為這樣，一直到現在我都習慣早起，父母親從小對我們的教導就是我們不可以懶惰（nakuya maruaditen），不可以不努力（nakuya ika kisamulaiten），所以我們兄弟姊妹就遵從父母的教導一直都很努力、認真地工作。等到長大了，也因為過去的努力，女孩子們的父母便會對自己的女兒說：像這樣努力工作的人，才是好的人、好的對象。如果我們是不認真的人，一旦我們前往女孩子家去探訪時，對方必定不會喜歡上我們的。我雖然長的不是很好看，但是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人，所以我太太才會喜歡我。

我父親很會從事工匠的工作，所以我在年輕時候就已經學會打鐵、製作刀之類的工作，這就是我成長的經歷。

學吹笛

我在十二、三歲時就向父親學做笛子，當時父親大約有二、三十歲吧！我的父親就跟我一樣從小就會吹奏口笛（palinged），製作笛子。而且即使結婚了，他也沒有放棄吹奏或者製作笛子。父親也會吹奏及製作口簧琴、弓琴，但是我只學會了吹奏口笛。

過去父親吹奏雙管口笛或製作雙管口笛或者口簧琴時，我都在一旁觀看，所以我會製作和吹奏雙管口笛。父親在平時常教導我笛子該怎麼製作！父親告訴我笛子要多長，塞子要多寬，該如何穿洞之類的。他時常教導我。所以我會製作笛子，而且可以製作很漂亮的笛子。當我和我的朋友們吹奏笛子時，我的笛子、笛聲總是最好的，這都是因為父親教導我的緣故。

父親對我說：這個雙管口笛不是隨隨便便拿來玩樂的，即使我們結了婚、生了孩子，這個笛子都要保存好（tasineqed），等到我們年紀老了，我們便可以藉著笛子回憶過去年輕時候的種種，並不只是拿來找女人，而是拿來回憶過去年輕的事。因為父親這樣說過，所以我從沒有停止過吹奏口笛。一直到我結了婚、生了孩子，每當我想起過去，我就會待在家裡吹著口笛。我在家裡或從田裡回來，就會拿起雙管口笛吹奏，吹完之後，我會把它存放好，所以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忘記如何吹奏口笛。我的朋友們，他們一結婚就不再吹奏口笛了，所以到了現在他們就不太會吹奏了。現在還有多少位可以像我們這樣都不會忘記（malim）過去的事情，想起（kipaqenetan）過去的事情？我們很難（pazangal）放棄（temaula）過去的種種。

我一吹奏笛子就會想起我年輕時代的事情，像我和朋友們的相處，曾在一起的玩樂的經驗，就是這樣啊！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會令人憶起過去的事情

（makinemeneman）！但是，這個笛子啊！我們吹出來很好聽，但是我們卻也不能說因為笛子很好聽就帶著它到處去拜訪女孩子，隨隨便便做一些不該做的事

（peneqetelan）。這個笛子可以拿來回憶過去的事情，一吹奏起來心情就會變得很愉快、舒服（mesaruquwak），身體如果不適，吹奏起來也會變健勇

（merakats）、開朗起來。我們就不會隨便地罵自己的親人，我們若肚子餓吹奏

起來也就不會餓了。如果身體疲累，一吹笛子就不再感到疲憊了。我們會記得過去上田裡的事情，我們的田地啊，我們過去的房子，還有已去世的好朋友，那種曾是自己非常好的朋友而已經去世，那些我們曾經做過事情的種種，像去打獵、去抓魚種種的事情，我們不會只記得一件事情的！過去我們不是沒有碰到過困難，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做事，都會有扛木柴的經驗，辛苦地為著三餐奔跑，到山上工作，回到家裡還要打小米，打稻穀之類，過去我們大家的生活都不錯，但是我們都會覺得辛苦，而像這樣的辛苦、勞累（zeliyan、lulayan），過去只要是人都會覺得辛苦。過去我們沒有鹽巴、沒有火苗，什麼都沒有！

以前我們男孩子去女孩子家探訪之時，我們會一直待在外面吹奏笛子，過不久她們的父母便會叫我們進去家裡面坐下。雖然我們都沒有開口。但是這個笛子就好像在說話一般，女方的父母就會說進來吧，我們來談談天。這個笛子就好像在說話、在唱歌、像在打招呼、也可以表示高興。另外一個用處是如果有害怕的事或者心中有什麼不悅的事，我們就吹笛子，心情就會好些。聽了笛聲也可以使人解除疲勞。它是非常可以讓人解除勞累的，它的聲音有極深沉的意義在裡頭。它表達的意義似乎是從骨頭發出般的聲音。聽到笛聲的人即使已睡著，聽到了一定會醒來；即使眼睛是閉著，人已躺著，但是他的耳朵還是開著在聽。

我很清楚知道製作笛子的方法，因為我跟父親學過了。而現在我則是教導兒子伊誕製作笛子的方法，就好像過去父親教導我一樣。現在伊誕正在學習當中。至於烘烤笛子也是我跟父親學習的方法。

這個竹子不是自己種植的，只要是深山的竹子（qau）都可以拿來做笛子。竹子拿回家之後，先放著，枯了之後才可以做笛子。如果還是生的時候把它拿來烘烤，它就會裂開。乾了之後，再烘烤就會變得有點黑黑的。這是原始的顏色，並不是噴漆的，也洗不掉。中間那個塞子是用比較硬的樹枝做的，軟的不行。硬的木材切斷時，中間是亮亮的、滑滑的；軟的木材切斷時中間不會那麼光滑。

雙管口笛不是只有找女朋友的時候才可以吹，跟朋友（男的朋友）玩耍、聊天的時候也可以使用。有人死亡的當天不可吹，可是過了幾天就可以吹了。我們不是在喪家而是在路上吹。如果有人死亡不管是不是頭目，若聽到了這個笛聲，就好像是聽到他們在哭一樣。我們大社村有很多人會吹奏笛子，但是我們所吹奏

的方式、按指孔的方式都不一樣。很多人都可以吹出聲音來，但是這其中又分為吹得很好的及吹的不好的。有一些人真的吹的很不好，吹出來的音調都一樣。但是每一個人按合的方式都不同，所以吹奏出來的聲音也都不一樣，要各憑本事。有一些人吹出來的聲音會令人喜歡（natemengelai），有一些令人生厭

（nasumuqeram）。如果說我們一些朋友在一起吹奏笛子，吹奏得比較不好的人就會放下笛子不再吹奏。他會說：不吹了，讓厲害（matsaqu）的人吹奏好了。老人家都對我說：你的父親很會吹奏笛子。在大社村如果你們問起別人誰是最會吹奏笛子的人，他們會告訴你們，但是他們是不會對我說的。

交女友

我在十二、三歲時學習吹奏笛子，到了十七、八歲便開始到女朋友家去探訪，這時我已經很會吹奏口笛了。過去去女孩子家時，我們總是帶著口笛。那時候我們沒有電燈、沒有好看的衣服，但是如果我們吹得naqemaulyan、令人喜愛

（natemngelai），老人家們、女朋友聽到了笛聲，他們就會覺得qemaulyan ta nungiten、talimutjav ta nungiten。我們吹奏著雙管口笛，天色有些晚，當時既沒燈光又沒火光，老人家、年輕女孩們都聆聽著笛聲，這些聽的人就會有qemaulyan的感覺，也會有talimutjav的感覺。可是若出現了一個喝酒醉又吵鬧，隨便說話的人，老人家就會生氣。qemaulyan的意思就是：譬如說有一個人吹奏笛子，有老人家、女孩子聽這笛聲，吹完之後，聆聽此笛聲者仍舊渴望再聽到這樣的笛聲，這種感覺就叫做qemaulyan。talimutjav則是譬如我們看天色有些暗，或者是陰天，這樣的天氣讓人的心情有一種感覺，這樣的感覺就叫做natemalimutjav。

如果一個年輕人會吹笛子、又會唱歌，而且行為舉止都很謹慎，平常不會亂說話、也不會跟人家吵鬧、打架，很尊敬老人家、朋友、兄長或者我們的女朋友們，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是很好的，老人家會很喜歡這樣的人。

我年輕的時候，我們都是很多人一起去找女朋友，但是到最後都要看女方的雙親認為哪一個年輕人好，哪一個才是女孩子交往、結婚的對象，這是一種方式；另外一種是如果一個女孩子有三、四個男孩子喜歡，這幾個男孩子中任何一個都

可以主動地先去女孩子家詢問女方雙親說：你們喜歡我們嗎？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會過去正式提親。如果對方的雙親答應了，我便可以正式地去提親。當雙方父母都同意時，最好是女孩也喜歡對方，如果她是嫌惡（sueram）對方的話呢？以前的女孩子都非常保護、尊重自己（kipaula）。如果出現了一個她所不喜歡的人，會一直難過哭泣。

現在我們若有了喜歡的人，只要打電話給她，然後就騎摩托車去找她。可是過去都沒有這些。我們也沒有去工廠的經驗，每當從山上回來之後，我們就會和自己的好朋友去找女朋友，大家在一起談天玩樂。我們不一定是在自己所喜歡的女子家裡一起唱歌、跳舞、跟老人家談天。今天在這家唱歌玩耍，明天可能就到別人家裡去了。所以我們不會只有一個女朋友，不再換人。過去父母教導我們說：我們不能只到一個人家去探訪，不管哪一家人，我們都必須要親近他們

（kisetjaru），跟他們說話。所以過去不管是男是女都不會只有一個女朋友或男朋友。當我們在這裡吹奏笛子時，隔壁的老人家聽到了，他會問：這是哪一家的孩子啊？在路上我們也會吹奏笛子，當然大家都會聽到，所以老人家都會知道我們是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人（tunapaqet lengan）。我們跟老人家談話時，他們就知道我們的行事為人。我們不會只找一個女孩子去探訪。當我們到女孩子家去探訪時，一到達門外，老人家一定會邀請我們說：進來坐吧！進來玩玩吧！這家小姐也可能會邀請我們進去坐坐、唱唱歌之類的。

往昔我們男女在黃昏時不能單獨出外晤談，假如被老前輩們發現了，就會被誤會，認為男女青年已交往親密而發生關係了，會儘快通告雙方父母、親友談判協議，男方會受嚴格的斥責，以酒賠罪，嚴重時還要殺豬和解，所以男女出外時都要幾位朋友陪伴才好。

結婚

到了二十歲，我就結婚了。我的妻子年輕時曾有兩位男友，曾經由家屬親友協議，同意訂婚、送禮物，只等擇日按傳統跳婚禮團體舞。但是，我的妻子因很不滿意他們的為人而逃婚。據說當時雙方父母都有親戚關係，才協談同意婚事。那二位男友都是我的國校同學，但我的妻子那時不願結婚而哭泣逃婚，這事實全

部落的人都知道。其實那二位男朋友都比我更好，只是沒有緣結合生孩子而已。

當然，這是有造物主在冥冥中安排我們成婚，在世有緣結合並生下孩子。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二、林石張（tjivurangan家名Tjaugadu）

三地門鄉德文村

家世背景

我是民國三十一年生。我的名字叫tjivurangan，我父親是uliun，我們家的家名是Tjaugatu。母親suiniu婚入Tjaugatu家。

德文全村叫做tukuvul，分為幾個聚落。我們這個聚落叫做kalis，上面是paupaul，下面聚落是kalanguzan（真的在下面地方的意思）。下面有兩個聚落tseputsepu，和村口的叫做kunilini。這裡算是中間，上面叫做pagelu，下面是kaumaqan。最早在德文這裡成立村落者是來自霧台的人，他和大社的人結婚，之後從大社來到這裡成立村落……，直到lilau（tjiluvekan）結婚了，那裡才被稱做kaumaqan。那位和大社人結婚的霧台人因為和他的大社親戚過來德文，所以我們就被認為是來自大社的人。

我們karis聚落是德文村第八鄰，我們的大頭目在青山。老人家告訴我的說法是：當初因為德文村這裡有很多頭目，於是我們想遷移，想遷移至kalapav，就是賽嘉過去的平地，現在那裡都是住平地人。那時老人家還未尋找到遷移的地方時，青山村的大頭目聽說我們要離開德文到平地去，他就出現在我們臨時停留的地方。當時他手上戴著傳統原住民的手環，於是他將手環拿下來，送給我們karis的人。他的名字叫做varaluvai，家名是Rurauram，也就是王慶林牧師的爸爸。那位大頭目就吩咐我們搬至現在我們所住的地方，以前這裡是空地。

我們Tjaugadu家是這裡頭目的daulep。所謂daulep就是頭目結婚時他們會將部份物品（例如和外村的人結婚會有像鐵耙、大鍋子這樣的東西，還有糕avai及帶來的肉之類）分給我們；頭目若要到別村，我們是專門幫他們提背袋的人。村子裡若有人要結婚，男方給的東西lagarau都必需經過我們這裡。lagarau是女孩子用的，是在結婚時做的放在頭上有小辣椒的頭飾。這是過去老人家制定好的

習俗(kakutan)。或許當時頭目認為我們這家是比較合適就讓我們這一家擔任這事，而且這daulep身份也不會再改變，雖然我們家現在比較貧窮(或者人口不多，mapulu)，也許頭目想換其他人來做這樣的工作，但是他們不可以隨意更改，這樣的工作是世襲的。如果說我已去世了，就由我們的孩子來接替。這邊最大的頭目是Vavulengan家。daulep也就好像是保護頭目的仕衛。德文全村有五家daulep。但kalis這一個聚落就只有我們這一家是daulep。我們家是平民atitan。這邊的平民叫做atitan，不叫tjalalak。只有比較是接近頭目的叫做tjalalak a mamazangilan。他們說只有平民可以當仕衛daulep，那貴族是不能當仕衛的，那樣的話會爭吵。我們算是平民(atitan)中帶領大眾、安排大眾事宜的人。通常他們會聚集到這我們這裡來討論工作事項、怎麼做才好等等。也可以說是藉著我們來和頭目交談、對話和幫助頭目。每一個村落都有其貴族頭目，他們有權去採一點人家所種的農作物，但不是全部，但別人絕不能採收頭目所種的東西，否則一定會受到重罰。

成長經歷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學經歷

我是老三，我之前有兩個姊姊，後面是弟弟、再來是妹妹。我唸國小三年級時，我的父親就在蓋房子，那時已經是國民政府了。我應該是在我母親的哥哥去日本時出生的，所以可以說我有經歷一點日本時代。等到母親的哥哥回來時我已經會爬、在學走路了。等我父親蓋完房子，我便畢業了。我一直跟著他們做事，主要是照顧我們家的牛，而我的父母親做田裡的農事。我們很少吃白米，大多是吃地瓜。

我從小就跟我的父母一起上山工作。成為青年服務隊後我就開始參與打獵活動。通常去打獵大都會走五趟：到那裡兩趟，又一趟去放陷阱，再一趟去拿收穫物。若是收穫比較多，我們會過夜在那裡煮食東西。有時長達一個禮拜，也可以三天。這就是當時父母還在人世，我和他們一起做事的情形。父親若獵獲了兩隻，我就會獵到一隻。父親三隻，我則二隻，父親五隻我則抓四隻，我不可以超越我

父親的成績。父親生病之後，便只剩下我一個人前去打獵、看陷阱，那時我十八歲，而當時和我一起去的是我父親的兄弟。父親死後，我便放棄了打獵，開始做輪工的工作，當時我們輪工的價錢只有十五元。我們從十五元開始做，然後三十元。三十元的行情時，我大約有二十幾歲了。當時的工作是砍木柴，當時我們就砍下來、捆起來再抬到卡車裡，是要做成木炭的。我大約能抬八百公斤，這樣就已經很重了，但像三十幾歲的壯年人，他們的記錄大約是一千兩、三百公斤。不會有朋友們合夥做，大都是單獨一個人在做。當時我就是這樣跟著大家一起做事的。

我的快樂是大家都很喜欢我，像如果我的朋友們結婚，大都會找我當伴郎（朋友、qali），我會為他們唱歌，因為我會一點歌唱。以前找女朋友（kisutju）時，都會有男有女，大家會彼此對唱。我也都會參與跳山地舞，我們可以跳三天、四天也不用睡覺。

我的雙親都很會唱歌，我們去山上工作時都一直在唱歌。若有人結婚時，我也會跟去唱歌。我會唱唸傳說故事（mirimiringan），是跟爸爸學的。爸爸很會啊！爸爸說著說著我們就會睡著了。

結婚

我三十歲時結婚。太太是下面kaumaqan聚落的人。我結婚時我並沒有錢，當時我結婚的花費不到五千元，大約只花了三千多塊錢，而那時別人結婚已經需要一萬多塊錢。我們結婚之後，很快就懷孕了，我們夫婦兩也很努力地上山工作。就是挖木薯啊！那時我們也有牛，我們都運送回家。到了我的大女兒稍微長大，我們便買了摩托車，那她尚未婚的姑姑就在家裡照顧她，我們則是輪工啊、採草藥啊、買摩托車。我還能說什麼呢？我們蠻貧窮的。

我們母子所走過的路都很孤獨、很辛酸（na mapulu）。我父親死時我還沒有結婚，當我生一個女兒時我母親也去世了。母親去世後隔一年我再生了第二個女兒，我們現在有兩個孩子。我比較晚婚，我三十歲結婚。我太太叫做udanl，她是Kazangilan家的人，她的父親是amed，母親是langav，但是父親已經去世了，母親還在世。

我有兩個女兒，老大已經做事了，但是二女兒還在學校。結婚之前我們也做事，一結婚我們就開始做我們田地的整地工作。我們都在田裡過夜，因為離家裡蠻遠的，沒有辦法來回。當時我們沒有錢買摩托車，我們是用走的，那時我們還住在比較舊的房子。

我們家的經濟比較結拒。以前工作的收成總是不太好，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在工作上，但是並沒有收到相對的收穫。這一點比較令人難過。

學吹笛

吹口笛（paringed）是我的興趣。我國小畢業約十三歲時就很欽羨人家會吹笛，回家後就叫爸爸幫我做一個。家裡的大人會吹，因為常常聽，所以我就邊聽邊學吹笛。但當我們不會時，我們會害怕、會不好意思找父親。父親幫我們做了笛子之後，我們就會帶出去找表兄弟的父親，或者是找其他會吹奏的老人家教我們。然後，我們才吹給自己的家人聽，他們也才會說對了，這樣就吹對了。這就是向自己家人學習的難處，他們總會要求我們笛子做好了就要會吹，不會吹就會被罵。以前的老人家幾乎都會吹笛，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就比較少人吹奏了。在我的同輩中，我應該可以算是吹奏得比較完全的，另外還有兩、三個人會吹奏。我差不多一年就學會全部的笛子曲調。

我們學吹笛主要是為了長大一點時要帶笛子出去找小姐。國小畢業時是跟著年紀比較大的人一起去拜訪女友（kisutju）。我們年紀還小時只能坐在後面和邊上。我們吵鬧時，就會被罵說安靜點！等到我們長大了，就變成我們要去找女朋友（kisutju）。

關於笛子

口笛叫做palinged。我們以前離開自己的家要去找女朋友時吹一個曲調，到了小姐家門口為要叫醒女孩子吹一個曲調訴說我們的思念，接下來用笛子述說我們的心情時吹一個曲調，拜訪女家之後，要回去了，再吹一個曲調，好樣在述說：a-i-希望我們明天可以再見面。

德文還有九人會吹口笛：杜明達、劉石頭、劉惠紅、蔡清吉、呂秀雄、林石張、劉惠紅、余慶貴（但是他已經生病了），還有蔡清吉。

做笛子的竹子不可以隨便拿。山谷的竹子比較好，但這種竹子不好找。

以前這個笛子主要用於追求女朋友。還有在有人死亡時可以吹奏，是代表哭聲。譬如人死時有女孩子在哭時有人在旁邊吹笛。可是像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已經不會這種以前的習俗了，我們只用在追求女朋友。找女朋友和去喪家吹奏的曲調不一樣。如果有人去世而你吹奏追女朋友時的調子，這樣不太好。但我不會吹死亡時的調子。

找女朋友時吹的調子可以一樣，只有我們的心才有所不同。吹笛時我們一定是在想要對女孩子說一些話。口笛palingd不是為了追求快樂而使用的。那個吹出來的感覺是samiling。如果心情很快樂時吹palinged，人家會覺得你吹得不好。samiling的意思是指我們的思想一點都沒有邪念，精神很專注（na minseg a tja varhung），也就是說心裡只有想著追求女朋友的意念。samilin⁹是悲傷（na kipaula a varhung）的感覺。如果我們很驕傲、輕浮時，我們的心情不會靜止。

以前進到女孩子家裡面沒有一直吹，我們也可以唱歌，也可以談話。不是只有小姐一個人在家，還有她的父母親、也有女孩子的好朋友們在啊。家境較好的男孩子都要用zinauran（披風）蓋著膝蓋。較不好的就用隨便的類似衣服的dapez來蓋著。如果來追求女孩子的男孩子是三個好朋友，那麼他們可以同時用一個zinauran來蓋腳。

我以前聽過老人家用鼻子吹奏，用的竹子較粗。用鼻子吹比較難。我們以前很少用鼻子吹，是不得已才用鼻子吹奏笛子。如果我們去找女朋友時，我們會不好意思用鼻子吹奏笛子。在家裡練習而嘴巴受傷時，我們就可以用鼻子吹奏。

我有聽過父親唱唸關於口笛（palinged）的傳說故事（mirmiringan）：有一對父子，在種小米的季節時，他們必須要到田裡去趕小鳥、看顧小米田。但是每當父親吩咐兒子去做一些事情，這個兒子總是說等一下，我要去田間小屋（為看守小米所搭建的小屋），而不做父親所吩咐的事情。到了中午，父親就很生氣地對他說：你怎麼回事，已經中午了，你都還沒有做什麼事。於是兒子就去挑水。這時在家的父親為了要氣他的兒子就將兒子的笛子當材燒了。因為笛子並沒有燒

盡、燒完全，當兒子回到家時，看見了笛子的殘骸，他非常的難過，心想：為什麼爸爸這樣對我？他就拿了父親的斧頭vukav到芋頭田裡去，將vukav插在田裡。在離家之前兒子就請母親轉告父親，要父親去芋頭田裡除草，此時的母親並不知道兒子心中的難過。之後兒子就請母親轉告父親要父親去芋頭田裡除草，那時母親並不知道兒子心中的難過。之後父親就前去田裡，準備打開用葉子蓋著的芋頭。結果一打開，先前兒子所插的斧頭vakav就變成了百步蛇而將父親給咬死了。

這個兒子就走到別的村落，每走到一個部落就問頭目是誰。他到第一個村落時問到頭目名叫makulililili，他就將makulililili給殺了。又到下一個村落，他又將第二個村落的頭目sapulengan給殺了。於是其他村落的人都想殺他，但是沒有人可以傷得了他。據說他的力量之大是大到即使他左手邊有一百人，右手邊有一百人，照樣可以打敗所有人。可是最後他到了一個村落，他問一個玩耍的小孩當地的頭目是誰，小孩回答說是wakai，而這位wakai是他所喜歡的人。後來有一位很老很老的人出現，這位年輕人就拿長矛請這位老人將自己殺了，於是這老人就將他殺掉了。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